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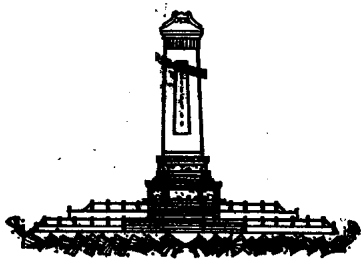


红旗飘飘

选编本 第一集

红旗飘飘

选编本 第一集



中国青年出版社

封面设计：邱 陵

《红旗飘飘》选编本
第一集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20 1/2印张 430千字

1979年5月北京第1版 197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册 定价1.25元



《红旗飘飘》选编本 第一集

目 次

毛主席率领我们上井冈山	陈伯钧	1
艰苦转战		
——毛主席在井冈山的片断	杨至成	14
中央红色医院的创立		
——毛主席的故事	傅连璋	26
毛主席在零都	傅连璋	40
伟大的历程		
——随毛主席从江西到陕北	曹丹辉	47
随周恩来副主席长征	魏国祿	68
长征路上的朱德同志	张显扬	105
跟随朱总司令	李树槐	113
难忘的会见	李玉林	129

在任弼时同志的身边.....	毛少先	136
彭德怀同志的几个小故事.....	颜甫	141
贺龙同志在赤溪河畔.....	赵清学等	147
回忆洪湖斗争中的几个小故事.....	贺炳炎	152
追随叶挺将军两年.....	熊辉	158
弋横农民暴动		
——方志敏同志故事.....	缪敏	165
西北的一颗红星		
——刘志丹故事片断.....		173
忆太雷.....	王一知	186
最后一次见面		
——忆中夏.....	夏明	195
杨靖宇同志的故事.....	张麟	200
陈潭秋同志二三事.....	张文秋	227
片断的回忆		
——忆赵世炎.....	夏之栩	231
皖北苏维埃的创始人之一魏野畴.....	李力果	242
海陆丰农民运动的领导者彭湃.....	侯枫	252
黑夜里撒下的种子		
——柔石、杨国华等同志就义前后.....	万正	268
忆念罗登贤同志.....	薛雯	277
红二十五军军长蔡昇熙.....	黄河清	282

壮族人民优秀的儿子韦拔群.....	谢扶民	286
红军一师长		
——忆汪烈山同志.....	陈锡联	296
吉鸿昌就义前后.....	吉胡洪霞	304
和鲁迅先生在厦门相处的日子里.....	川 岛	320
和左权同志相处的日子.....	杨德志	334
长征途中的毛泽民同志.....	王 群	341
我的良师益友彭雪枫同志.....	张 震	345
罗炳辉将军生平.....	史 芬	356
关向应同志故事片断.....		408
抗战初期的续范亭同志.....	南新宙	420
旗手倒下，红旗前进		
——纪念殷绍礼师长.....	谢雪畴	442
前进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忆朱瑞.....	潘彩琴	463
红军时代的杨立三同志.....	朱 达	474
抗联名将周保中的故事.....	张 麟	479
平凡的故事，高尚的品德		
——记徐老二三事.....	彭文龙	490
短促而光辉的生命		
——纪念我的继儿子钟强同志.....	邓 洪	514
回民之母		
——记回民支队长马本斋之母英勇殉国.....	陈静波	522
少年英雄姜墨林.....	周保中	542

桃子又熟了……

——忆仓夷……………萧 殷 559

同志·老师·战友

——忆钱毅……………陈登科 584

人民的好医生

——忆战友徐根竹同志……………黄树则 606

在烈火中得到永生

——记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死难的烈士们
……………罗广斌等 622

毛主席率领我们上井冈山

陈伯钧

毛委员来到我们部队

二十军独立团，是由湖南党领导的平江、浏阳等县的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组成的。1927年5月21日“马日事变”，军阀许克祥包围长沙总工会和农民协会，大量屠杀工农群众。这时，平江、浏阳等县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组织起来打长沙。由于敌我兵力悬殊等情况，未能攻进长沙城，退了下來。他们一边寻找上级党联系，一边整编队伍。队伍编起来了，需要有个名义，他们就打起贺老总（贺龙同志）的招牌，叫做二十军独立团，张启龙同志任党委书记。南昌起义爆发，他们想去追赶南昌起义部队，但是贺龙、叶挺同志率领大军出发已久，联络不上。他们沿途又遭受到一些挫折和反革命武装的阻挠，便一边派人继续寻找上级党的关系，一边转战在湘赣边。我们参加独立团时，张启龙同志亲自找中共湖南省委联系去了。

几天后，独立团从高安出发了。沿途与少数散匪进行了一些战斗，经上高、宜丰到达了铜鼓。这是一座偏僻的山城，约有三二百户人家，并没有城墙，也没有什么高大的建筑物，只有几个祠堂还比较宽敞一些。有名的萧家祠堂就是我们团部的所在地。萧家祠堂的前面，有一条小河。我当时在新兵

起床，街旁商店门前的煤油灯，仍然闪烁着黯淡的微光。毛委员从湖南来部队时，由于长途奔波，历尽艰险，脚被草鞋磨烂了，这时还不能行走，我们临时找张椅子，绑上两根杠子抬着他走。已是9月中旬，天气渐凉，毛委员身上那件细布短褂，自然抵不住仲秋的晨露，只好披上一件白布夹被御寒。我团顺利地占领了白沙市，毛委员非常高兴，称赞我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给了我们热情的鼓励。

这时部队的处境十分困难，缺乏弹药，没有给养，三分之一的战士发疟疾，打起摆子来，不用说打仗冲锋，连走路都走不动了。当时，党的绝对领导还没有树立起来，革命的武装斗争也还没有经验。我们到达东门市时，部队很疲劳，突然遭到敌人强烈火力的袭击，我团败退排埠。二团因不明情况，孤军向浏阳进攻，并占领该城。敌人在东门市击败我团后，又回头打浏阳，遂使二团陷入重围，背城面水死战，大部分同志英勇牺牲了。至于打平江的一路，前面刚到长寿街与敌人打响，未经改造的四团便发生叛变，勾结反动军队前后夹击一团，一团也垮下来了。进攻长沙的计划失败了。我团退至文家市，才与一团会合。

部队被失败的气氛笼罩着，同志们的革命热情受到了挫折。在最艰难危急的时刻，毛泽东同志坚定、沉着地出现在部队面前。他讲话说，我们不要怕失败，古人说“失败是成功之母”，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从而逐渐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次长沙虽然没有打下来，但是我们打了土豪，分了谷子给穷人，这个事还要继续干。我们要坚定信心，把革命进行下去！……毛委员的话，坚强有力，驱散了同志们心头的阴影，再一次鼓舞了我们坚持革命斗争的信念。

毛委员在文家市收集了败退下来的部队，向南退却。当通过卢溪时，又一次遭到敌人的伏击，我们的部队剩下不到千把人了。到达永新县三湾，毛委员就毅然决定改编部队，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整顿纪律。原来一个师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团——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下设一、三两个营，没有第二营。毛委员同时宣布：凡不愿意留队者，一律发给五块钱的路费，并开具介绍信，让他回到农村去工作。这样，留在革命部队的同志，便都是经过战斗和艰苦生活考验的坚定的革命者了，他们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在毛泽东同志胜不骄、败不馁，意志坚决，毅力顽强的伟大革命精神的感召和影响下，向着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沿着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的正确道路阔步迈进！

毛委员建立革命根据地

这时全国正处在革命的低潮，反动势力十分嚣张。土豪劣绅提着几杆土炮鸟枪，竟敢于埋伏在我们行军道路两旁的山上，躲藏在茶树林里袭击我们，截堵掉队落伍人员，灭绝人性地残杀革命志士。我亲密的战友刘梦笙同志，就是由于东门之战腿部负伤，转移时失去联络，被反动派这样杀害了。敌人这种残忍、恶毒的罪行，只能激起我们更大的愤怒，坚定我们的革命意志。

蛟龙，不能困在沙滩，必须进入大海，才能有所作为；猛虎，不能待在平川，必须依靠高山密林，才能威震山峦。毛委员亲自率领着我们这支小小的红军队伍，进入了宁冈境界。

井冈山上两股地方武装，他们的头目一个是王佐，一个

是袁文才。袁文才过去是个中学生，大革命时当过赣西农民自卫军的总指挥，大革命失败后退居宁冈一带，编了一个营的武装，占据山头，自立为王。毛委员经过研究，认为袁文才参加过大革命，和统治阶级有矛盾，可以争取和改造他们。我们于是给袁文才的部队补充了一百条步枪，决定把伤病员留在宁冈休养。几天后，毛委员率领我们离开宁冈的古城谿市，向湖南酃县之水口地方前进。

在水口，部队一面休整，一面发动群众，打土豪。毛委员对于我们这支小红军要找个立足之地，时时刻刻悬念在心。这时，他决定派我和另外两个同志，到袁文才的部队担任连长、副连长、排长职务，帮助他们练兵，培养革命干部，借此打下后方根据地的基础，便于红军的游击活动。临离开部队时，我们去见毛委员。那是在一个祠堂里，神龛脚下铺着稻草，毛委员坐在地铺上，简单地向我们交代了几句：到那里要好好同人家合作，要搞好关系，听袁（文才）营长的话。注意了解当地情况，传播革命种子。

我们随着袁文才派来的交通员，身上带着武器，经过两三天的行军，到达袁文才的营部所在地——井冈山脚下的“步云山”。

步云山有一座大庙，位于半山腰上，可以住下一个营。庙门前有一块大坪，可作练兵的操场。大坪的下面就是阶梯式的水田。这里距茅坪三几里路，仅有一条道路通行。路的一旁是水田，一旁是山。山上松、杉成林，茅草丛生，不易攀登。庙后直通山上。这里确实是个“安营扎寨”、便于警戒的好地方，从山下来的人，离很远我们就可以发现，若想接近庙宇，必须在大坪前面绕很大的弯，才能上来。如果发现敌人，我们守

可以居高临下打击敌人，退可以掩护主力从庙后登山。而且一有敌情，老百姓会及时通知我们，这正是井冈山附近群众与当地军队关系密切的具体表现。

我们刚到步云山，还没有正式到连上去工作，山下传来国民党反动军队进攻的消息。袁文才营部的人就领我们来到一个更加荒僻的山沟茅屋“打埋伏”。“打埋伏”，这还是我们第一次听到的新名词，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为了应付敌人，敌人一来，我们就暂时躲避一下；待敌人走后，我们再出来活动。这在当时就叫做“打埋伏”。此番，我们被“埋伏”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没有地方睡，四个人挤在一张木床上。10月间，山区正是秋收时节，早晨起来，喝一碗米酒（江西人用糯米蒸的酒），吃过早饭，就拿根棍子随房东老头到打谷场上。房东老头除了供给我们吃喝而外，什么话也不问我们，这大概是袁营长预先交代过的吧。敌人走后，我们回到步云山，当即集合人马，操练队伍，以待时机。

不久，毛委员上了井冈山。原来，我们三人在水口离开部队以后，毛委员便率领团部及一、三两营向大汾移动，在大汾遭到反动地主武装——江西遂川县“靖卫团”团总萧家璧率领三四百条枪的袭击。因猝不及防，部队被截做两股，毛委员率领团部及一营就上了井冈山。第三营由张子清、伍中豪两同志率领，后来听说，他们打了两个反冲锋，夺回了一两个山头，但因与团部失去联络，便将部队带到湖南桂东县的鹅形休整。以后他们与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取得了联系。一直到12月，在茶陵县与敌第八军独立团作战时，他们才归队回到团部。

毛委员率领团部和一营在井冈山上整训休息，巩固部队，

加强战斗力。同时趁机消灭小股的“靖卫团”，发动群众打土豪，解决给养问题。这时我们的心里都踏实了，觉得有了个家，军队可以养精蓄锐，进退自如了。

井冈山周围数百里，人烟稀少，土地不肥沃，粮食很缺乏。山上虽然有不少竹木山货可以换取粮食及生活用品，但被敌人封锁，贸易往来完全断绝。部队多了，不能在此久待，这时茶陵恰好是座“空城”，没有敌人的正规军驻扎，只有当地“挨户团”团总罗定的几百人。（当时江西的反动地主武装叫做“靖卫团”，而湖南的反动地主武装则叫做“挨户团”。）我军奉毛委员命令，稍事休整后，瞅准一个机会，顺利地进占了茶陵县城，成立了茶陵县人民委员会，相继建立了工会、农会、赤卫队等群众团体和群众武装组织，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浪潮。

正在这时，一名穿着国民党军官衣服，佩带着国民党正规军符号的人，来到了茶陵城。在他的证件上，注明系国民党第十六军的副官，名叫覃泽。一经盘问，原来他就是毛泽东同志的胞弟毛泽潭同志。他把泽潭二字颠倒过来，除去潭字的三点水，作为他的化名。他是从朱德、陈毅同志那里来井冈山取联络的。我们随即派人送他到井冈山去见毛委员。与此同时，正在桂东县鹅形的我团三营，也和我们取得了联系，说他们不久就要带上部分被服弹药来茶陵归队。我们驻守茶陵的部队，后来又与本地“挨户团”团总罗定的反动武装较量过一两次，我们不但打败了他们，而且把县城守住了。这时的形势对我军来说，较之上井冈山之前沿途挨打的情况，是大有好转了。

茶陵城距离井冈山一百多里路，前后方的交通联络十分

不方便，中途又有反动地主武装的袭击和阻挠。为了保证前后的交通联络，掩护、接送来往伤病人员，我们这个连没有暴露红军的身分，利用袁文才与当地士绅的关系，驻扎到宁冈与茶陵之间的地区，名为维持地方治安，实则暗通消息，维护我军的前后方交通联络。这里还发生过一个有趣的插曲——

一天，我连驻地的士绅忽然惊慌失措地跑来报告，说是红军来了，要我们赶快准备一下。为了查明情况，同时也为了应付这些士绅，我们当即将队伍拉出来。袁营长和我几个人跑在前面，想瞧瞧到底是谁。我们登上桥头，才发现是井冈山上休养痊愈的伤病员，去茶陵归队。他们知道这里是袁营长的部队，觉得从这里通过更安全一些，于是也不打个招呼就闯过来了。伤病员中有的认识袁营长，见他站在桥头，还向他立正敬礼一番。袁营长为了应付当地士绅，只好督促他们快点通过。至于后来袁营长如何向当地士绅交代，我们就不大清楚了。不久，我连撤回了井冈山。

毛委员挽救了革命的危机

秋收起义前后，毛委员由于长途跋涉，脚被草鞋打坏，脚背上烂了一个洞，一直没有痊愈，不能够随军去茶陵，留在井冈山上一面养伤，一面研究创建革命根据地和领导革命战争问题。他对山上的袁文才、王佐做了许多工作；并向中共宁冈县委书记龙朝清以及被敌人赶到井冈山上来避难的中共永新县委同志了解情况，交换意见，把土、客籍的共产党员团结在一起；经过调查研究，他还指示了在一定条件许可下开展地方工作。毛委员利用一切空隙时间，阅读了很多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书籍。我们连回到井冈山以后，毛委员经常深入到我

们连队里，和战士们一起交谈。在我们操练空闲的时候，毛委员还开玩笑地对对我们说，“封神榜”上有个土行孙，还有个哪吒，他们都会腾云驾雾，上天入地，为什么你们没有那样的本事呀！我们领会毛委员的意思，是鼓励我们学习本事练好兵，积极壮大革命力量，更有力地打击敌人。总之，以井冈山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已经在英明领袖的头脑中形成了。

待脚背上的创口略有好转，后方的工作又有了一定的安置，毛委员当即决定下山，赶上红军大队，抓住时机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巩固和发展红色区域。

记得是12月的一天，毛委员亲自找我谈话，说他要下山到茶陵去赶大队，要我负责护送。能够和毛委员在一起，而且是到前方去，我的心情非常兴奋，当即带了一个班的战士，随毛委员出发了。同行的还有毛泽潭同志以及随从人员。第一天，走了六七十里路，夜宿茶陵县境坑口圩。这里的农会已经成立，我们进村时，农民们正在开会，分土豪的东西。我们为了保密，加以经过一天的徒步行军，确实有些累了，没有过多地打听消息，便找地方住下来。

次日，估计当天可以赶到茶陵城，就决定让袁营长派来护送毛委员的一班战士，回井冈山归队。当时我还有个打算，不愿意老待在井冈山后方，想跟随毛委员回大部队工作，故将带来的一个班战士打发回井冈山，自己设法留下来了。

我们一行八、九人，紧赶慢赶，离茶陵城还有二三十里路，就听得茶陵方向传来激烈的重机枪和步枪声。我们摸不清情况，好在茶陵周围的群众都组织起来了，沿途有农民赤卫队放哨，我们一边询问情况，一边继续前进。不久，夜降临了。我

们既没有夜间通讯联络的信号，又不知道部队的口令，更不知道茶陵城打了一天仗，情况究竟有何变化，不好轻易乱闯。毛委员决定在茶陵东南五、六里地的小村子里暂且住下，由赤卫队派人到城边去打听消息，探明情况。

吃过晚饭，我们准备休息了。毛委员对大家说，赤卫队派人去城边打听消息，还没有回来，他们虽然在村子周围放了哨，我们还是不能疏忽大意，我们几个人最好轮流放哨。大家立刻商议轮流放哨的次序和时间。毛委员把他和我两个人安排在下半夜到拂晓这段时间，以应付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

夜已深沉。茶陵方向的枪声逐渐稀落、疏远。战斗的结果怎样呢？这个问题一直回旋在我的脑际。根据傍晚传来的激烈的枪声判断，敌人不会是“挨户团”团总罗定的队伍，他们是没有重机枪的。也许是茶陵的土豪劣绅搬来了敌人的正规军，向我们进攻。当然，茶陵城内我军的力量也大大增强了，一营驻守近一个月，打过两次胜仗，既熟悉了地形，又获得了战斗经验。现在生力军第三营赶来会合，武器弹药都有了相当的补充，再加上工农革命群众的支持，必然会使敌人大吃苦头。

这时，几名到城边打听消息的赤卫队员回来说：茶陵城东门外的浮桥被拆掉了。再问他们别的情况，他们也不知道。浮桥是被谁拆的呢？这更加使我感到迷惑了。莫不是我们部队自己拆的？这似乎不大可能，从茶陵城到井冈山，东门浮桥是必经之路，为什么把它拆了呢？难道他们竟连退路都不要了吗？是想死守茶陵城呢，还是另有打算？这很使人怀疑。如果是敌人拆掉了浮桥，为什么赤卫队员们在东门外没有看到敌人？……忽然，我的脑海中闪出一个念头：万一在我们住